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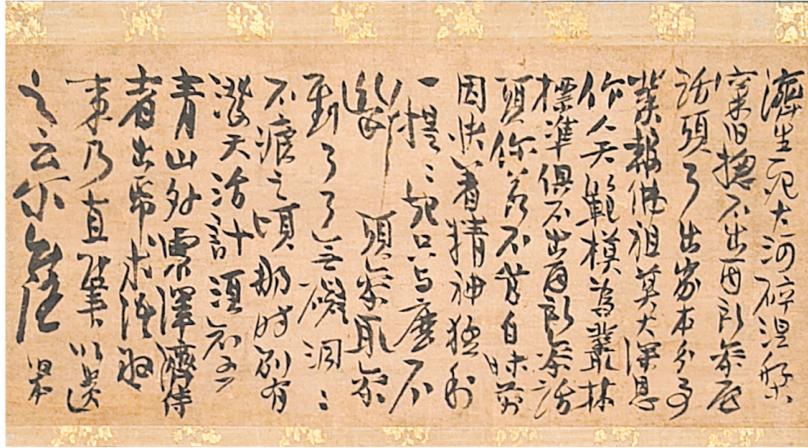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中峰明本像



中峰明本《清侍者宛警策》，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株洲文脉

## 中峰明本的攸县情缘

何文庭

元朝中峰明本禅师是浙江西天目山住持和狮子禅院住持。

公元1318年9月，元仁宗皇帝诏请明本入内殿，他固辞不受。仁宗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并赐金襴袈裟。又改狮子禅院为狮子正宗禅寺，诏翰林学士赵孟頫撰碑。公元1334年，中峰明本圆寂后，元顺宗追封他为“普应国师”，敕赠《中峰和尚广录》30卷收入大藏经。中峰明本在民间和海外影响尤为深远，民间称他为“江南古佛”，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曾派遣大量佛学信徒拜中峰明本为师。

就是这样一位佛学领袖人物，却曾与攸县及攸县人结下过不解之缘。

### 结缘攸县

据《中国禅宗史》载：“明本常年草履浪宿，奔波于江南各地，每到一处，建起一个传法庵堂。”南宋咸淳九年（1273），中峰明本沿罗霄山脉西行，从江西翻山越岭到鸬山，又顺江而下来到风景秀丽的酒埠江镇，见香山岭一带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为修心养性绝佳之地，遂建起香山寺。在这里，中峰明本与17岁的冯子振相遇，虽然中峰比冯子振9岁，但二人相处甚佳，相见恨晚。冯子振遂成为中峰明本“法嗣”，拜中峰明本为师，修习佛法，中峰明本则向冯子振请教儒家学说和诗文，二人互为师徒友关系，在香山寺勤修功课，困倦之余游历罗浮山等攸县胜迹，结下深厚的友谊。

冯子振退隐山林后，隐居的首选地就是中峰明本的修行之地浙江西天目山。《元诗纪事》记载，元延祐六年（1319）6月，冯子振、赵孟頫二人相约一起在苏州雁荡村东林修建草堂，跟随中峰禅师修习佛法。

冯子振、赵孟頫虽然同为中峰禅师法嗣，但三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赵孟頫对中峰恭敬执弟子礼，他致中峰禅师的书札很多，现存有20帖，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1帖，日本6帖，北京故宫博物院1帖。每帖均有“弟子赵孟頫拜复”“弟子赵孟頫和南拜上”等语。冯子振每次见到赵孟頫对中峰禅师执弟子礼则“痛责至极”。指责赵孟頫于礼，为人迂腐。冯子振自己虽然也是中峰禅师的“法嗣”，但相互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由于他与中峰明本早年相遇相识于故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不拘礼节。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一天，冯子振拜访中峰明本，咚咚咚一通叩门，明本问：“何人？”冯子振回答说：“天下有名冯海粟。”明本回答说：“世间难比老中峰。”明本在世人面前犹如一尊古佛，是一个不屑于争名夺利的世外高人形象，而在冯子振面前则展现另一种气、自命不凡的另一面，由此可见二人友情之亲密。

一次，冯子振为明本写了4首诗，而明本则在《次韵冯海粟待制四首》中，暗中指点冯子振修行。诗曰：

无言童子拂香台，报道长沙学士来。  
烂煮橘皮砂砾冷，几年生意喜潜回。

雄谈博辩振玄音，莫把黄铜唤作金。  
脱略语言文字外，方知佛祖只传心。

西天目顶望钱塘，佛与众生共一航。  
六月火云飞白雪，是谁触热是谁凉。

瓦炉烧尽柏根香，笔债何须苦用偿。  
幸有顿空文字在，披衣终日坐禅堂。

明本之诗不饰浮华的辞藻，娓娓道来，清新自然。他称赞冯子振以文字般若阐释佛法妙义的“雄谈博辩”，但又将语言文字喻为“黄铜”，而佛法真义才是黄金。明本指点冯子振只有打破对语言文字的执着，才能认识佛祖以心传心的本意。“瓦炉烧尽柏根香，笔债何须苦用偿”，意在引导他认识众生与佛无二无别，奉佛并不伤儒。全诗平实自然，随手拈来，但其中处处蕴涵着禅理和禅机。冯子振作为旷世奇才，在佛法修行上自是能举一反三，明本一般不予置评，多是通过这种诗词唱和为他传递正悟。

### 诗词唱和

据《西天目山志·冯子振传》记载：晚年的冯子振跟随明本在东林修行，佛学日益精深。泰定三年（1326），明本把自己的作品辑成《一花五叶集》，请冯子振作跋。冯子振跋语说：“此集，中峰以菩提种，彻境内玲珑；以菩提药，除世间烦恼。真见松柏拔地，俱忘荆棘参天，如是芬馥舌根震闻宇宙，却是清凉树子庇荫儿孙。”明本作《怀净土诗》108首，冯子振又作诗赞说：“我观幻住师，于幻无所住。虽不住于幻，能觉如幻人。手拈古佛机，数与念珠等。寄教逾三千，其实无一字。若人于此中，一一总无念。于无念念佛，无念亦复无。所生皆净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见弥陀，悉得安稳住。”

冯子振首先对明本禅师“幻住”这个名号加以称赞。意思是说明本禅师在这充满虚幻变化的世间，内心却不执着于任何事物，能够做到“无所住”。尽管不执着于世间的种种虚幻，但他却有力量去点醒、让那些在世间如同处于梦幻泡影状态的人觉醒过来。其次，冯子振把明本的108首《怀净土诗》比作108颗念珠，就如同人们手持念珠念佛时，一颗念珠代表着一

念，在这念念不断的过程中，其实是在表达对佛的怀念。而明本的这108首诗所蕴含的念佛之意也是如此，每一首诗仿佛就是一念，在这念念之中仿佛是在念佛，但又并非是那种刻意的有相之念，而是达到了一种实无所念的高深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念念都处于清净的状态，在每一念当中其实就已经是身处净土了，并非一定要拘泥于西方那个具体方位的净土概念。如此一来，只要达到这种念念清净的状态，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并且能够安稳地处于殊胜的境界之中。这其实是冯子振从唯心净土的思想角度，对明本的《怀净土诗》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发挥，强调了通过内心的清净，不执着于达到净土境界的理念，而非单纯依赖外在的形式去追寻净土。

### 梅花百咏

晚年的冯子振与明本、赵孟頫等人在苏州东林草堂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正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冯子振与明本仿佛回到了二人年轻时在攸县香山寺修行时的情景，整日里禅语交锋，诗词唱和，好不乐哉！赵孟頫虽然固执地对明本执弟子礼，但也能融入其中。

一天，三人在一起围炉煮酒，谈天说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孟頫挥笔写丹青，只见笔下一株千年古梅相相如生，冯子振一见顿时诗兴大发，大呼“拿笔来！”当即对画吟诗，写下一首《古梅》：“天植孤山几百年，名花分占满霜先。只今草莽新栽树，后世相看亦复然。”接着，冯子振下笔不能自抑，宦海浮沉，人情冷暖，梅花纷飞。梅花似雪，雪似梅花，人似梅花，梅花幻人，一时老梅、疏梅、孤梅、瘦梅姿态各异，色彩缤纷；忆梅、探梅、寻梅意境悠远，禅味隽永；虞岭梅、孤山梅、西湖梅、罗浮梅景致幽雅，赏心悦目；盆梅、雪梅、月梅情趣盎然，令人目不暇接。他一口气写出了百首梅花诗！

一旁的明本禅师也见猎心喜，大呼童子拿文房四宝过来，援笔作和！第一首《古梅》，明本和曰：“起和虬柏卧如槎，犹吐冰霜度岁华。山月江风常是伴，不知因属谁家？”最后一首《纸帐梅》，冯子振曰：“淡簇千幅簇春温，时有清香入梦魂。多少罗帏好风景，不知清得几黄昏。”明本和曰：“春融则雪道人家，素幅凝香四面遮。明月满床清梦觉，白云影里见疏花。”

冯子振经历宦海浮沉，人世沧桑，诗中虽蕴含暮年心态，但隐含着对高洁情操的追求，而明本的诗则全然不落世俗的观念，蕴含着世事无常的佛法思想。二诗彼此呼应，交相辉映。冯子振天纵奇才，百咏梅花，一气呵成。而明本一观之余，当场走笔而成，亦属当世罕见！二人才力匹敌，着实令人惊叹不已！二首百咏梅花之诗均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评之曰：“子振才思奔放，一题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胜；而明本所和，亦颇雕镂尽致，足以璧垒相当。”

四库全书本《梅花百咏》是清人夏洪基所校刊，在附记中称颂此诗说：“元翰林冯海粟作《梅花百咏》以索中峰和，师谈笑间不逾日而尽答之。二公真梅花知己也。今其诗载冰雪雪，基绘入神，而逸韵藻思，实堪伯仲。予庸劣作诗称：‘海粟俊才应绝世，中峰道韵不婴尘’者，岂虚语哉！”冯子振和中峰明本唱和《梅花百咏》因此成就了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 身后之事

中峰明本禅师还与曾在攸县兰村石联（今黄丰桥镇石联村）修行的天如惟则（1286—1354）禅师有很深的渊源。据《西天目山志》记载，天如惟则禅师是元朝临济宗禅师，江西省庐陵人（今吉安人），俗姓谭，幼年于禾山剃度，后至浙江西天目山参学，得法于圆照禅师，遂成为圆照禅师法嗣，成为在佛教界有重要影响力的禅师，著作颇丰，主要有《天如和尚语录》《楞严经会解》《净土或问》等。其中《天如和尚语录》由其法嗣善遇所编辑；《楞严经会解》曾盛行一时；《净土或问》则对净土教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苏州创建狮子林，被元顺帝赐称“菩提正宗寺”，赐封“佛心普济文慧大辨禅师”之号。如今狮子林是世界唯一的禅意园林，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晚年的天如惟则禅师由苏返湘，来到攸县兰村石联（今攸县黄丰桥镇石联村境内）坐禅修道，在当地留下许多传说。最终在石联村蛤蟆洞内坐禅数年后圆寂，葬于蛤蟆洞内。明朝时，当地信众在天如惟则禅师坐禅处修建聚龙仙。尔后，每年农历十月初五日天如惟则禅师诞辰之日举行的庙会，有湘、粤、赣、鄂4省13个州市的信众参与。香火旺盛非常，且数百年未曾中断。

附注：冯子振（1257—约1348），字海粟，号怪怪道人，又号瀛洲客。攸县桃水镇夏泉村人。元代著名文学家，有《海粟集》传世，明时散佚。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冯子振应举举人入朝，历任官承事郎、集贤院待制、宣抚使、提调学校兼理国子监等职。至元二十九年（1292）因桑哥事件遭斥还乡。贞元元年（1295）再度启用，授集贤院待制。此后创作《正宫·鹦鹉曲》《居庸赋》《十八公赋》等作品。延祐五年（1318年），开始流寓江南。延祐六年（1319）冯子振以病乞归的赵孟頫一邀在西天目山跟随中峰明本住持修行，其间一度吟成《梅花百咏》。

## 韩偓，“唐末完人”的醴陵时光

郭亮

西山爽气生襟袖，南浦离愁入梦魂。  
人泊孤舟青草岸，鸟鸣高树夕阳村。  
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  
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

唐昭宗天复四年（公元904年）七月，63岁的前兵部侍郎韩偓来醴陵已有两月。湖南的潮湿闷热让这位北方来的老人很是吃不消，所幸居处离西山不远，又无公务之侵扰，日常便常来山中避暑了，这首《避暑》便写于此间。首联由眼前之景写起，酷暑时节，西山倒是凉爽惬意，只是，去乡千里，还是常常梦见故乡景物；颔联仍是写景，西山脚下，有孤舟一叶，有青草离离，高树之颠，更有鸟鸣啾啾，夕阳西下，远处的村庄也披上一层浅浅的金色；颈联由眼前之景联想到自身际遇，因事网罗如此，我却忍辱偷生于此世间，实在是负有国家培育之恩；尾联由自身联想到家国天下——那庙堂之上衮衮诸公只知钻营取巧，也不知谁才能匡复我大唐江山……

能理解韩偓此时的心境，年初的时候，梁王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晔自长安东迁洛阳，篡唐之心，路人皆知，可他这个皇上以前倚为股肱之臣的前兵部侍郎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手底下又无一兵一卒可用，也只能在诗里一抒自己的忧闷之情了。

### 股肱之臣

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一月，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发动宫廷政变，废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当时的韩偓为宰相崔胤的副手，与宰相崔胤一起设计诛杀刘季述，迎昭宗复位，成为功臣之一，任中书舍人。

昭宗复位后，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李继昭依附宦官头子韩全海，排挤崔胤，崔胤乃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入朝，意欲抑制宦官集团。

李茂贞入朝后，拥兵跋扈，崔胤又想召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入朝牵制李茂贞，韩偓谏道：这样造成“两镇兵斗，朝廷危矣”，应一面罢去李茂贞，一面处理宦官。议尚未行，而李茂贞、韩全海已将昭宗劫往凤翔。韩偓闻讯，星夜赶往凤翔行在，见昭宗时恸哭失声。昭宗乃任韩偓为兵部侍郎。后来全忠兵到，败李茂贞，杀韩全海，韩偓随昭宗回长安。

韩偓回长安后，见朱全忠比李茂贞更为骄横，心中甚感不满。一次，朱全忠和崔胤在殿堂上宣布事情，众官都避席而立，只有韩偓端坐不动，称“侍宴无辄立”，因此激怒朱全忠。朱全忠一怒之下怒斥韩偓无礼，再则总他召昭宗所宠信，参预机密，恐于己不利，便借故在昭宗面前指斥韩偓。崔胤听信谗言，也不予救护。朱全忠本欲置韩偓于死地，幸经京兆尹郑元规劝阻，被贬为濮州（今山东鄄县、河南濮阳以南地区）司马。不久，又被贬为荣懿（今贵州桐梓县北）尉，再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县）司马。离京之日，唐昭宗握着他的手流泪道：“我左右无人矣。”

### 寓居醴陵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韩偓自濮州南下，溯江西上，赴荣懿尉任。途中徒州司马，遂取道沔州（今武汉市汉阳）、汉口（今武汉市汉口），沿汉水北上改赴邓州。

当年正月十二日，朱全忠杀宰相崔胤，二十七日劫持昭宗迁都洛阳（此前早已着手其事），消息传到正赴邓州路途中的韩偓耳中，知朱全忠篡唐之心已愈演愈烈，更加朝命非真出唐室，为图全身之计，乃决策弃官南下湖南寓居。

当年五月，韩偓抵醴陵，有诗记行：《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赏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也就从此诗起，韩偓的诗题改用干支纪年，而不称年号，概因当年四月，朱全忠劫持昭宗迁都洛阳，改元天祐，以此表明自己不奉朱全忠现政权正朔。

同年八月十二，朱全忠使蒋宏晖等献昭宗于洛阳宫殿，昭宗时年三十八。河东夫人裴英一昭，仅李崇光以身护帝，亦被害。唐朝名虽存而实已亡矣。消息传到醴陵，韩偓作《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云：“一园红艳醉坡陀，自此连梢簇簇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用古蜀王望帝帝杜宇啼血之典，借写眼前的杜鹃花，寄哀昭宗之被弑于洛阳。君臣生死之悲，打成一片。

### 终老福建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春夏间，韩偓离开醴陵，前往江西。同年六月，朱全忠杀朝士裴枢、陆贽、王溥、赵崇、王赞等三十余人于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投入黄河。史称白马清流之祸。

在江西的韩偓大病一场，从七月卧病至九月，病中却收到了朝廷重新启用他为翰林学士、复兵部侍郎故官的诏书——其时昭宗已被弑，朱全忠昭王子李晔（时年13岁）为昭宣帝（即哀帝），很明显这复召之意向自朱全忠，或为其笼络人心之举，更有可能是之前白马清流之祸的重演——韩偓拒不赴召，作《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月夜感怀》诗以述其志，诗云：“旅寓在江郊，秋山正寂寥。紫泥虚受诏，白发已盈簪。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消。若为将朽质，犹拟杖朝朝。”

天祐三年（公元906年）秋，受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之邀，韩偓携眷入福州定居，并一度在王审知幕下为官。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改国号梁，王审知向朱全忠献表纳贡。韩偓无法接受这种行为，在他看来，王审知是唐朝的旧臣，朱全忠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怎么能向他称臣。

王审知不备，韩偓离开了福州，来到沙县。准备从沙县一路西行，逆流而上到邵武，再沿着水路到江西。王审知急忙派人前去挽留。但韩偓因感“宦途险恶难测”，功名之念已淡，坚拒王审知的任命。双方僵持一年多，王审知拗不过他，乃决定让韩偓自去南定居。

晚年的韩偓在福建南安葵山（又名黄旗山）山麓的报恩寺旁建房定居，时称“韩寓”。在这里，韩偓下地耕种，上山砍柴，自号“玉山樵人”，自称“已分病身抛印绶，不嫌门巷似渔樵”，过着退隐生活。

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韩偓病逝于南安寓所，威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傅实为其营葬，墓在葵山之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可谓确论！